歇菴集

歇菴集卷之九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會稽陶望齡 著

門生喬時敏熙友　謝伯美　陶奭齡 訂　　商濬　陶祖齡 閱

記

修漢太守劉公祠碑記

漢太守劉公寵廟故在山陰禹會鄉其徙祠錢清始於元至正錢清者公所投錢處也明興載在祠官或圮或飭嘉靖甲寅蕭山令魏公復大治之吏

四十餘歲垣夷棟摧榱牧弗戒祀之日儀率學帛
委在榛莽秣陵沈公始令茲邑以歲事僂然而嗟
曰此令之恥也謀新之而難其費曰吾不敢以公
故煩其遺民居之三年絫鍰若干會計之與經費
相直請之道府皆報可於是以丁酉五月鳩工於
祠曁七月而考祠故重門構堂翼兩廡堂既卑隘
無以將事祭則旋設席廠於外廠遇雨輒漏下弗
肅而兩廡之舊所謂景行樂育者往往飲博者歸
之廟祝弗能呵止覆爲祠害於是省二廡之材闢

堂外爲軒以奠牲帛餘皆規其舊撤而新焉舊有石坊偏在西隅去祠遠有石亭覆井皆沕甚者祝史靡所棲托浮寄外舍祭器殫失什用多闕至是皆更張補葺之損益具宜秩祀嚴虔望齡嘗過錢清稽首祠下歎曰道有曠世而符交有異時而締者其斯之謂哉夫越固山郡也在漢時其民老巖窟不覩官府見吏恐而啼聞犬吠則意恐稽然太守至貴矣百錢祖餞若餉曹薰其樸野欵啓畏其上而親之當是時上惟無治治之而擾矣今者輕

巧四鶩走數千里若適市闤囂於諍訟狎於胥徒

弗畏弗親突慢其上此非越之民耶不治則不嚴

悉之滋擾勝之以靜爲力尤難沈公之持其躬也

約矣爲政也簡矣以廉靜發聲同於襄蹟而力倍

焉語曰百世而一人猶接踵也其是謂哉昔者任

延爲會稽都尉先理延陵之祠蕭允爲丞過祠修

謁申蘋藻之祭結異世之交故政有所獨亟神有

所潛通非雅尚㦤俗之士不足與道也祠既成予

以公命爲記綴之樂章以迎送神焉詞曰

公答去兮民思愁聰茲土兮重來游靈旂渡兮垂
兩存錢江晚兮潮聲收江水清兮清以泚銅花碧
兮錢在底歃澄瀾兮芬若芷公之名兮兆人齒錢
江釀兮酎飲清醑椒蘭兮薦芳馨公不御兮予心
醒公不御兮當奈何錢之水兮腥其波酌甘露兮
天漿和神具醉兮福祉多神具醉兮巫語新宮飭
兮于處錢紙颭兮迴風神之歸兮如雨

前天台縣知縣方公祠碑記

生役治其人既沒食於其地更百祀而民不衰其

有顯庸殊勞攘患招利以賴於後世者與其化成滓文水潰而膠傳沾濡糾縫而不可弭忘者與稷勤農冥勤水人恃其庸也以祀蜀於文翁桐鄉於邑思其成也以祀非二物也不在祀典自吾廬以東縣江浙剡走十舍爲赤城之山予行遊過其邑考覽往事人爲言滿令桐城方公公令弘治間事遠蹟替而名在人私心因高與之遊既反而其邑父老子弟若而人相與詣予告曰曩所語方令君德存祠祀而民弗忍也業相率更新之公其爲紀

使推官按乘志公諱中守與信弘治癸丑以鄉進
士來知天台明年縣李僕係八百錢耳民兒啼爭
致賻遂以斂畢斂共謀繪像懈弗可遂而鄉民固
多生繪像奉於家以憤來十數擇尤肖者而歸之
於是其鄉先生夏公年百歲矣拊棺而號曰老夫
不識郛門二十年今來哭公公聞之乎屢車行民
爲巷哭罷市歸而臨諸廟踰年躋祀於名宦又共
爲歌詩以哀之公自涖官以至於歿纔九月其政
恬默自喜無盡然之智與籍甚之聲其施設若繰

廟之發於緒經緯之道未甚具也其招利據忠卓
然可紀於後世者既引而未竟闕而未宣而從政
近民之日所謂期月而可亦既倫矣惟庸與咸二
者俱無居焉而民始喪之若孝子之喪考妣歿既
百年而所以飭廟貌虔饋祀以奉之者若奉其先
公何道以致之哉先儒嘗論易咸義咸主感感云
心而咸是故虛其位於四而著其義於五五曰咸
脢脢者當心而非心非心則貞有心則憧憧思與
志背心屬也故四謂思爲悔五命志爲末藉莈方

公揹揹焉厝德而矜智違道以要物勤思役志以與公民從事雖旬布一政日賞一人九月之所得其與幾何公惟循循然猶猶然得內而忘其外盡去其鏗鏘刻畫之跡而退宅於平淡故滲入於人而不知既沒而後懷之既久而不可斁耳磁石運鐵鳴鐘應山豈心營智索之所及哉亦其類也虛而受誠而感無心而爲萬心轂又誰能外之夫世遠則澤竭事改則業亡惟至誠至虛之體更萬禩而未嘗渝民以類應公尸之祝之雖與山川俱銷

可也於時台州守劉君夢松天台令謝君利仁洎其僚佐皆景行舊德嘉斯俗之靡偷樂覩厥成各出公羡以佐之祠既新公玄孫今巡按御史某適行部赤城拜瞻几筵之下父老咸興歎賢者果昌其後也昭往美示來者勸勒石具宜系之辭賓送以樂神焉辭曰

公淹留兮何者華之顛兮石梁之下溪鳴潺潺兮松栢娜娜公將皖還兮不我忘捨蘭肴設兮巫舞蹮神我降兮雲旂翩 右迎神

抗修梁兮肅廣除佩長劒兮曳華裾神具肖兮寧
厥居既醉飽兮顏塗朱曾孫來兮一馬驄公無睆
還兮樂我新宮　右送神

葉公生祠碑記

萬曆丙申兩宮災明年三殿復災時　天子
御極久威德四暨拯弱鋤叛兵旅數駕饟師飲至
日不暇給公帑告詘而土木之役適興　上閔然
憂勞農畊念所以足用輕賦之道而羣無賴聚輦
下者窺見德意於是礦稅之議興而使者四出距

猾小夫乘爲姦利儔類傾慕上言者日衆而言愈
新怪公爲詷設於是有言兩浙間並海多鹽坻滯
弗鬻者往往成丘山長林木官鬻之歲可得金三
十萬而浙囧鹽步商貧牢盆不繼官販者支守費
日卽隂澈潮溺竈烟稀絕閒令下商竈皆驚怖竄
匿居無何姦人乘傳麏至者無慮數十人虎冠狠
食日夜謀所以沮亂成法魚肉大賈復建議請稅
私鹽行廢引開者益皇恐時監察御史葉公實奉
命董鹺兹土忠誠仁勇瘁貌而壯心遠思而沉

咨不勝忠上奉國守職愛民之意具疏言浙課額

止九萬而羨反三倍撥諸事理乃所必無又稅私

鹽出廢引是使官商裹足遠去而新引停臥虧損

邊餉爲禍非細且夫丘山林水望而可知乞敕在

事內外諸臣同詣考驗虛罔在臣甘伏斧鉞旣得

報姦人始稍懾懼失實獲厚譴則愈欲贏額自蓋

公堅持强諍與上下語至三日厥額自十五萬至

三萬而始定括海塘漲地租節費省餉以充之疏

聞有　詔切責倡議者罷還之而嚴諭使者毋侵

官於是四方官吏父老咨歎踴躍咸曰　天子明聖果憂勞吾民也夫天生物者也故覆之以雲而滃𧟄淫霧以翳天明者非雲也耶故又散之以風而亦或激射衝盪揚埃發石無益於散而重爲翳此風雲之失職而豈天哉居者行者搶攘而不寧數年於此矣市井猥冗肥己罔利使者猶不得聞而況於朝廷然當事者誠不足以上逮才不足以制姦動而得辜使士林短氣閭閻感憤無乃不善爲散而重爲翳者與小者留於身大者無以顯所

事之明德風雲爭其所而使上天蒙黯黮之疑忿
甚痛之玆役也公疏請會勘則得會勘言原奏官
爲罷原奏官徵及使者則爲戒諭使者如徵響叩
山而必答洪流輸海而必趨豈非所謂誠與才者
遠逾於人而然哉浙之商若民僉曰微公疇生乎
四方士君子聞者又曰微葉公疇與振吾氣而乎
謂斯但細者耳惟　天子明聖重農保恤商旅之
意由公而發明之若曉然褰雲闢霧開示高朗是
純臣極思而社稷奇樹也當事起時公集諸倡和

者庭語之曰吾罔多病需死又親老方求免官免官與死職事吾分也然吾以二事貸爾等命設犯禁及噬良人者必殺爾爾即亡匿吾能破爾產殺爾孥以是諸姦人皆毛豎膽落稍避戢方議廢引也引故貯轉運司議特公覺有目動者遽取以自隨詗之果有謀篡取者矣其機敏膽決如此公旣報命去商民某等醵金爲祠俎豆公西湖上徵余文鏤諸麗牲之石昔夫子爲春秋有隱有彰予於斯文蓋欲昭示來禩以今日從諫之美格上之誠

故直陳其詞無忌諱焉

前邑侯翁公去思碑記

萬曆己亥琴川翁侯以鄒平令改知會稽弱於字人強於馭吏其仁愛著於心油然達乎顏色人望而懷焉號之曰毋先是民間輸逋者苦隸卒暴之侯至更爲寬條而事益集民用弗擾時妖獄與其渠黨走遠去監司謂越大姓保持之責捕甚峻民間小小嫌搆輒相訟言告密紛起賴侯居以詳重靡害也爲治朞月無矯矯吏蹟而邑人爭相譽愛

歲適大稔曰吾仁令致然邑先有虎患至是適去又僉曰虎去吾侯實驅之其得民類是也是時太守滇南劉公山陰令西川楊公皆寬和靜泊同德比義越人稱爲三賢其朝京師予爲三賢詩數百言祖之明年討還侯用所後喪留居廬中越人始傳侯所後業產于侯不當復爲持服行當來還父老聞咸喜舞相屬胥史臺隸人人色沮意悄有閒又傳告曰侯真不來矣父老咸愴然有涕下者胥史臺隸聞之喜舞相屬也今去且久邑人猶相與

懐恩感慨謀鐫石以頌之而來受詞於予予惟太
公伯禽皆古之賢聖其爲齊魯三歲而後報政爲
若斯之久也侯治稽纔踰歲功德在民著於金石
又何其速哉嘗觧之以咸恒之義恒主政事其道
必久咸主人心其感必速侯所用蓋咸道也大雅
歌君子勤以墍民也先之曰威儀抑抑德音秩秩
夫慈愛積於心而播之於威儀宣之於話言民是
以則而象之歌而思之若春風之披盪冬曦之薰
炙忽焉中於膚理融於心脾形與之釋神與之醒

登積日而後致哉昔宋廣平德於廣及爲相廣人頌焉言於上曰臣當軸懼有溢美請禁之楊瑒在官清白人吏請爲立碑瑒謝曰吾懼後之人以爲玎也夫在官涉干譽之嫌當軸滋謟上之議碑版相望誠亦有之矣去越巳六七載墨綬銅璽鞅掌一邑而豈有襃二者之蹟哉予病免方謝文筆猶犇毫以從邑人者庶斯言之無詖也

前會稽某侯生祠碑記

會稽邑其郡之東南其郊遂之民東道五雲南道

東郭以入而受事於縣會火神廟下趾錯目交政
令之所宣布謠誦之所喧騰於是焉在而皆有公
生祠焉父老曰是三祠也以示同夫望郭門而思
縣廨而思者匪是莫屬也且公有遺績焉其爲甘
棠乎既而告曰邑祠近而宏民所崇仰祠屬予雖
然予方持服請虛牲石待焉於是公去會稽既二
三歲矣而衆請愈迫予曰夫卜諸三歲焉而十世
奚有如是可謂思矣會稽孱邑也俗縣薄民緩散
不屬治之如遁痺手足心至而形不隨與圖其敝

如瘵人之不受砭其弱似可使而難附其輕似可動而無躍焉趨赴之情故上下之間幾賓旅焉而求所謂父母尊親者未有也惟公朗中而霽外宏摹而密理廉而不劌明而不苛自田穀浮詭盜賊主名根拏穴穿陰鬼莫形纖至鄉曲一夫之欷竈婦里兒脣稽目爭者靡不燭校舍神壇廥庾津梁若滌若疏若踊若翔溝漁道塗緇黃之宮係於政經者靡不飭目覽耳聽口訊意諭手成爰書槩然成文倏而空庭如風盪雲爰至外邑來質厥成者

靡不滿意捲氣而去也自縉紳大夫以至衿佩之
良觿韘之俊三老弟子嗁人寒畯蒙被詞色靡不
曰公實愛我而公方直心而言直道而動若春霆
隆然非有嚅嚅呢呢悅可人之響而幽荄發蟄户
作又若嘉條欣榮聳動和鬯而春未嘗私焉稽山
舊邑其形色氣象飈然若改而新瘦肢爲趫破棟
爲華百廢具興而民罔知其故至收緩散不屬之
人情伸之踊躍歌舞一旦知其上之可親可尊動
乎腎腸徵乎眉睫而不知其所以其詩所謂父母

孔邇易所謂使民不倦者與公既久於外思母夫人移書求歸養出居僧舍扃而臥民數十百輩環譟請還不得毀垣入掖公於牀擁以歸既內召少留武林士民相率涉江尾行者日數百人凡此皆前政所未聞也蓋公於稽不獨易其膚革而併化其神情此果貌仁淺愛旦夕而取者哉夫子適蒲蒲至而稱善者三黃霸治潁川某所木某亭猪子米鹽碎務罔不周識如人身然神幹强擶理密雖毛孔爪甲閒氣拂拂常欲浮舉者其淸揚晬澤映

射於百步之外人固望而識之矣會稽雖小入其麗者指顧而名蹟斯炳采其風者順塗而謠詠斯閒然則在在蔽芾之區而人人樂職之頌也豈三祠之足云

南關榷使潘公德政碑記

國家榷木之司領於尚書者江陵蕪湖暨淅之錢塘爲三木之美而多莫如川蜀其利宇棟什器遍天下估者率鉅商富賁具連桴浮江而下地行山涌首尾縣亘江陵與蕪湖兩縮其脊輸者既饒課

易充羨獨錢塘居海濱所取材徒發衢睦三州之地水塗三四百里賈販所及環浙東西不過數郡以故商者多窶又潮勢壯善搏筏直之齧擊或斷木皆萍解梗漂入于海商者尤易困商窶而困則惠商與給課交爲病而爲政者難非其弘恕精敏洗手職事爵然乎於上下殆難以致譽而見思也萬曆乙未望齡與鵰江子同役禮闈既竣鵰江子遂奉　命來司關事其冬望齡亦得請歸會稽再會之湖上相與乘符與入靈隱登高峯之巔與酣

弁欲綱上脫幾至髮自吾與鵬江子居而覩其言
色雖已貴任事然質吶蕭遠無異其青衿帶草山
澤甝蕉之態也而政理超軼商賈懷附譽者之詞
如波遡𣾰如濤作雷於去也又請文以碑之其言
曰公廉者之仁簡者之任去之日還辭於閭幾無
以貲其行可謂廉矣然技拭小過務與下為簡易
有仁者之質與名及當興除利害志慮奮拔不震
不眩新河既刊木無氾逆疇昔肩輓今為通津歲
省工力貲以巨千計其任也如是夫廉者之近名

而簡者之避事也久矣近名故礉為廉避事故偷
為簡凡礉與偷者巧術也巧術之生出于仕宦當
其處山澤墊黨之日登譏之哉惟居通而質剋質
剋而巧滋鵬江子貴任事矣而無失其山澤墊黨
之態故廉為貞廉任為貞任稱性縱心而美譽附
焉鵬江子為知其然乎鵬江子初舉進士當選外
官上書自引避言臣不材懼失職願為學者師授
經自效徊翔師儒間五六歲始遷尚書郎專使事
於茲鵬江子始自擬質兩非吏幹吏事嘗有他奇

術未易稱舉者然一試輒以奏功然後知敭歷之道助勤之效舉無以加於山澤甃黨之心郎有術類巧宦畢不足用鵰江子於是可自信矣

前諸暨令劉公生祠碑記

會稽負海受上游諸郡水釃爲東西兩江西江烏傷浦陽水所出也道於諸全維浣浮於麻溪入於餘暨達於三江同於海其受巨其趨海遠寄徑迂行倍於東方常爲山蕭菑患勝國末築壩臨浦閘麻溪以過浣水更疏磧碶納諸錢塘江然磧碶東

雨涯流不得駛又潮汐持水去來大江漲怒時不可卒泄開道浣以入而故所捐寬閑地瀦水曰泓湖者民積淤田其中官遂鬻之殆盡水盛時靡所休憩則橫決敗圩於是西江之患獨中於諸暨矣暨之原田率高仰而並江滙湖曰湖田各治圩捍水大小七十有二所食民中分其邑歲滌毋毋害稼是暨人恒半餓也夫水害如剽賊然莫禦其來而利其速去故嚴壁繕完以待之無保聚無貲敵以驅之令寇來失便毋爲巨創而已暨土斥遠其

人媮富家率甌脫湖甽沿邪背亟貧者力少弱廣植狗耔藝不謀斂幾希旱暵則擊鼓封豕而賀逢年隄防敝惡日陊月削而江壖行水地顧聽民私防閼爲小湖或樹桑柳築廬舍壖塞要害與水爭尺寸箟粱罾步截江如櫛往往而是辟之遐壁壘以延敵來追其夫也又百方撓之此所謂保姦賈賊者也前諸賢令青陽劉公明恕而忠信沉謀而善斷擿宿招利正俗格姦七年之中靡事不舉暨富人役族姓夷於傭奴買婢至老死不將父母喪

停葬不舉或至敗棺產女多不舉積習相恬莫可剗改公慨然懸榜訓諭若曰四弊非更令即失職不得復對士民矣暨人感其誠俗爲大變爲政識體要討畫久遠事既斷即堅守而力行之謂蠻疾苦無甚於水治水之法三曰屏曰懷曰捍捍如守陴懷如受降屏如逐賊湖田敵之多者無甚大侶自塔於是大鳩其人以隄之度其廣皆可旋車也與成建長以董之畫地以守之備材以備不虞信賞以繼不率足以捍矣所濫田之據江濱者廬舍

疏闢蔣村竹樹之直水道者漁之截流罾笱者必伐必撤若喉刺抉若腹瘕拔水之至者漾演淫裔而得所趨於是足以懷矣去邑七十里曰黃沙滙江折行迂十里許其徑五十丈去黃沙滙三十里曰蔣村滙江又折行迂五里許其徑三十丈公按視喜曰水直走視折旋倍速又以八十丈易十五里遙不啻千百矣蔣村鄰壤也遂以便宜夜發丁夫三千疏土三日徑穿河成而鄰未及聞水益奔注若歸師之得縱蓋湖之工於是乎訖焉方是時

湖田連稔數歲稠載溢塗麇脅充滿民歌舞之公既擢去乃醵金即蔣村之湄僦棟礎爲公生祠有石麗牲諸生翁孫謀等以父老意屬予紀其績予聞名法家之言民心嬰兒也修飛治瘍先號而後笑夫孫叔史起西門豹召信臣名爲能吏咸用滑渠陂堰之利垂稱後世然計其慮始省戚驅倦民嬰橫議殆麇乎其甚難已國以渠毀秦終亦利之毀近而利遠宜亦有嗌口舌以逞者是役也民不言勞用獲滋畜朝築趾而暮端見無秋毫之毀而

有旦日之利功驗昭自顯若瞭然而隙公者亦歎有後言乎甚哉焉以諗臂之父老曰君不聞北鄙之障虜者牆塹設矣而虜時闌入然不以一入虜故廢障不葺其所保者大也故謹烽堠警屯戍因勢爲守不聞樹容壁而委之行堤者亦然嚴窒微細伺隙以時暇則理之急則邀之而後隄防可長固也暨人之言曰一尺堤一夜雨以言防之難恃夫救旱非一溉之力止潦非尺寸之功然當其要會固有一溉而興苗尺寸而湮水者況巋然墉崇

罔峙之甚哉恒情多暗大較重纖末符粱之利林壤之殖伐之則憯心撤之則動色若彈癰痤而啼號者耳公善政不勝載斯特其大者抑吾儕小人庶幾甘棠憩茇之思乎予剬而彙之爲稍錄水功梗槩鍥鋟後世俾繼來者無忘嗣公之烈併著父老之說於後以明予與翁生輩非以言私公者也

也足亭記

吾越多祟山環溪植多美竹舞與山爲峭衍上下蒙密延袤恣目未巳大溪瀠然時鏬罅而出乎恒

時常樂觀焉其他羅生門巷籓圃間者有蹝畦畹遶
絡以爲窄迫不足遊也然樵客牧叟嬉翫於山溪
者日飽其蔭亦猶以爲門巷間物或聞賞譽輒更
詫笑而予北來涉淮問其人遂絕不知有竹又二
千里而抵京師則諸名園爭珍植之數榦靡靡而
已朱晉甫齋後有兩叢特盛予數飲其下輒裴回
不能去因自嗤物以希見貴竹不實於越而實於
燕固然而予與晉甫皆越產夫亦好其爲燕之竹
耶將越之人固亦有知好竹如吾二人者乎然予

向之所欲意必之乎深箐廣林縱觀其苞山懷溪之勝而後厭今晉甫有數百竿而已據其最勝吾從之快然焉然則物之豐約與情之修嗇其何常之有居無何晉甫卽隙地亭之取宋人語顏之曰也足語予曰吾日左右於此君也展膝袒坐身足其蔭閒而聽之簌簌然風足於吾耳良夕月流疎影交砌及著壁上層層如畫足於吾目耳清目開脫然忘身趣足於心口不得喩客能來者能籌時設嗒然相對與我皆足子嘗登茅山窮天姥而觀

於竹者信俟矣嘗其所得亦奚以加於我且吾子之有好於是也必為我記之予曰子之言甚近于道知道者有所適而無所繫足乎巳也殆將焉往不足哉今夫川巖之奇林薄之幽是逸者所適以傲夫朝市者也耽耽焉奇是崇而惟慮川巖之弗深幽是嗜而惟憂林薄之弗邃斯未免乎繫矣凡繫此者不能適彼必此之逃而彼是傲是繫於適也以適為繫者其不能適也迺等晉甫釋夫世俗讙麗之好而放情乎詩書處朝市之囂雜而有林

皐之趣其於竹宜有契者至夫執尚超絕而又解其膠固寄於物而不繫焉覶彼數竿富若渭川之千畝而有以自足此吾所謂近于道者也某之有意於斯道久矣把臂入林晉甫其尚教之

酣中閣記

東坡自言飲酒不過五合天下之不能飲無出其下者然試以飲予則已成十醉則所謂下之者又豈有量耶病歸借栖於范氏姊之構有樓三楹瞰湖而出往往枕席之上臥眺山水居久之興味逾

適逐取靖節語題之曰酣中閑有酒客過而誚焉曰若子〻者亦足語於酣乎予曰不然吾聞酒之德可以細天地齊萬物解搆釋膠混同溟涬而其病乃至放軼禮法惰勤而疎密喜忘而善誤予筋肉駑緩性復迂散遺落紕謬漏於世事者多矣交游察其無意偶獲見宥繇是愈不能改以適意爲是以衝口爲快不知者亦以爲狂惑人也其身閒意得之頃放眼而望收目而瞑不知宇宙之巨細萬物之異同嗒然兀然而已蓋吾不幸適與醉者同

満而於所樂亦無譲焉夫涉其藩者爲淺窺其趣者爲深故善兵者止戈善說者杜口數爵之後悲而嗥怒而詈者斯豈酒之歡哉其有樂於是而托者亦必有苦於彼而逃是未能無間也若予之愚蓋終身不砭之疾而樂亦豈有窮哉世之善酒者宜莫予若遂酣而歌之

歇庵記

酣中閣之前隙地從丈許繚垣爲門廡之東西各覆土壇焉誅以蒔花草久之始得木芍藥數本刎

植之溉之失節復槁遂為宰壇矣閣下左偏一室曰歇菴奉親之暇退輒憩息故稱菴曰歇也噫嘻士君子所鶩於世而不可止者豈非以其志與力哉若余之龐傲迂愚即有志甚强而才與力交縶之每自惟不足於物無益世用以為嗟悼然蹇踦願息弱餘念棲栖息之後仰覩駿馳鵬徙覆以為勞矣蓋人情窮則反本夫安知所謂不足者之非予幸也無雛育之若無飢寒之慮食息視聽無不如人而又過焉而營營不知止非惑也與菴中二

榻一几蕉團一儒釋書數卷讀書宴坐視其勤懶寢處于于然甚樂也嗟乎向使予不幸力豐而氣盛材贍而智長亦且追逐其嗜好竭歷奔奏於物役之不暇何暇去而從事於寂寥枯淡之道哉雖然有營一也安知余今所從事非惑之尤乎去彼之營營以適此之營營然且以爲有是非焉得失焉惑不滋厚也與專固有倒行逆施而後獲者故勤之所以息也作之所以止也若予眞所謂惰者使予於斯道勤之不怠作之不止其必有廢然而

止息者矣名菴所以志也

芥子菴記

敬亭宣城佳處也西出郡城五里山勢下屬坡陀崩施高四十尋者為萊子岡北三里許有寺曰廣教為黃檗運禪師道場廣教之蹟陳矣而芥子菴肇興何言乎芥子菴踞岡上厥義從焉主人藉厚而取薄才富而容冲義廣而道約哉其四方之志而托身希微寓意於菴故曰芥子也主人徐氏諱某字友伯稱衲雲居士父陵陽先生名德清醇蹟

位九列居士以敏才姱行早肩家政常斥贏餘拯
危乏掩骼字孤誦義之聲徧於里閈既倦遊選勝
玆地而菴之寶坊前臨傑閣後聳像設精麗香燈
粲然右闢院曰雲龍傍繚周垣花藥森列幽窻靜
檻顏以素居則居士棲息之館在焉至供佛飯僧
之費墟田鄽舍可佽可耔歲有奇羨乃謁戒德僧
廣明主之六時仮禮梵白相蹈雖宗雷之在廬嶽
無以過也或曰居士儒者也蹠華膴仗脩能居業
致身之事宜無窮焉顧自足一室之內以游虛無

非計也居士曰皓月處空山河大地以至盆盎蹄涔之中靡弗入者有二月哉地所受月全月也一盎一蹄之月亦全月也且非獨此也山河大地影於月月影於水故一盎一蹄而皆有山河大地之大全君子之爲道也亦然褢六合而不爲大卷之寸分而不爲小唐虞杯酒杯酒唐虞湯武枰棋枰棋湯武吾摯摯取百錢斗糧以仁吾里之貧者入而杯羹斝酒跪進之吾父退而據梧戢蕉翫心神明無介然之物嘗於吾前而未嘗不足也君子患

不明乎道道明不忠無以用之令吾宰方寓育羣動無以加是時也吾復何慕焉於是廣明上人曰甚矣子之說有似吾法界之旨也宜書之以爲芥子菴記

白華堂記

新都許太初與寄傲遠雅善遊於琴尤自喜以爲獨解絕詣余與相從都下旣久每涼月佳夕相對焚名香拂絃奏之爲之忘返太初又善醫手指所過必奇中嘗謂余曰凡吾所爲醫與琴皆有寓也

久之人有爲余言許君行純孝親病嘗刲左股作糜而進悲其親之不能療而欲以技仁夫人之親技成而悲其已晚幽憂邑鬱不可告語慨抑而寫之于琴其所謂寓焉者其然乎太初請余記其自華堂曰此司馬南明先生所目也余蓋嘗誦詩而歎其啓情宣志之善嘗夫境合志符古今人情眞由一軌及覽笙詩六篇疑之既而歎曰詩之妙至是乎夫有詩之聲有聲之詩精之所至口不得喻也意有必極物不得閼也難言矣而猶可言者文

載之歌揚之而聲附焉南雅之類是也言所必不能道文所必不能傳而聊托之於物則聲焉而已彼嘔啵夷靡噰噰喈喈之閒而詩在巳六篇是也故太師譜辭外之情而國史標一成之目蓋韻接聲稽而詩不能遁所謂白華者豈亦當時孝子所寓而太師採取之如歌辭之錄於民間者與鍾子期聞擊磬者而悲問之曰臣不覩臣之親三年矣鍾子期曰悲夫心非臂也臂非木石也悲存乎心而木石應之悲夫然則筐耶磬耶琴耶其誰爲白

華也耶其誰非白華也耶按儀禮鄉飲酒及燕禮笙入於懸中奏南陔白華二詩皆孝子之什先王之以孝教天下蓋如此第今之世有明樂者而採聲詩以章孝治則許氏之琴譜亦有補而傳之者與白華何與焉余歸而素琳昔奏屬新有家戚念老親甚夜過太初爲援琴如舊時憑几聽之悄然而憂泫然泣欲下幾不能卒其亂也曰異哉琴昔之琴也何其悲哉將子有思乎其余心之思乎噫余殆得之余心也非能得太初之心也向使余

能知音若鍾子當不待宮羽之定而知其爲許氏
白華矣寧至今日哉余後疾南棹幸而得請家傍
鏡湖波平月華中流艤一舫要得邀太初爲操一
再弄易其悲而爲樂也然太初好游登無意越山
水乎庶幾遲之書以質許君因爲斯堂記焉

遊洞庭山記

歲乙未予再以告歸道金閶友人袁中郎爲吳令
飲中語及後會時方食橘曰予竢此熟當來遊洞
庭明年夏秋中中郎書再至申前約而小園中橙

橘亦瀕黄綠矣遂以九月之望發山陰弟君奭姪爾質曹生伯通武林僧眞鑑皆從丁巳抵蘇止開元寺中郎方臥疾新愈談於榻之右者三月壬戌始渡胥口絕湖八十里登西山宿包山寺癸亥步遊毛公壇林屋山昇至天王寺宿甲子取徑西小湖登縹緲峰下宿上眞宮乙丑遊大小龍山以小舟橫兩灣而渡遂躋石公回宿包山謀以次月往遊東山以歸丙寅東北風大作明日雨又明日大霧欲去不可霧稍霽輿而行湖濱去湖咫尺不能

辨湖水循大明灣始見日遂至消夏時忻州守蔡公使人餉之包山餉者道遇遂入謁飲焉宿其第上舍齋中明日登飛仙氾舟憩泉安洲上相與至寺攜具酌之詰旦始涉湖而返距其往七日矣而竟不及東方雨霧時端居無事雜書所見聞凡七則至開元復續其一夫一山之景日有興觀一日之觀人有其趣當獨趣所會雖所偕遊不可告語況後先於茲者哉而又何足以宣之聊志歲月爾

萬曆丙申孟冬一日記

其一

林屋洞有三門曰雨洞丙洞暘谷洞丙洞甚庳其深不能隱尻徒名耳暘谷可數十步輒塞惟雨洞爲大當洞口有如夏屋者滌水據焉刺頭望之陰晦莫可測湖中東西山皆名洞庭未知更有洞山庭山也其名蓋以兩山宜最尊大而反若培塿焉從山腹直過不逮半矢入是洞淺者猶數里迺出眞行湖底矣山上惟石錯峙不可名狀大抵類虎林飛來山夫昔所謂羅封氊裹萬斛之艘千牛之

挽輿致一二帝都禁苑後然偉觀者今若樹林牛羊充斥糅雜略不悋惜遽爲鄙夫一日之有箕坐而歎遂有做色暘谷洞上有李彌大磨崖無礙庵記就而讀之欲尋易老室遺址而不可得彼築室以處者而不能竟有之復悵然而去

其二

洞庭山之觀春梅花仲春梨花夏櫻桃楊梅秋橘橙其族之所聚連林廣圃彌望無極而各以地盛游梅於涵村櫻桃於後堡梨花角巷橘橙東村天

王寺天王僧守菴者善藝植其所種稠直蔚茂踰於東村人東村人師之予始自後堤登岸步躋包山明日宿天王寺寺如在橙園中也數百畮間殆無雜樹今歲特穠初熟而未蘇其襯蓋可知君爽曰人之咏是者金子火珠丹房翠苞若是皆溢之耳空更求雅稱者而竟亦不能得然世惟北人不識橙橘苟識者而讀吾記其富麗晃燿之狀寧須一語亦誰敢下一語邪寺後即桃花塢而絕不見桃僧云舊嘗有十萬樹守菴爲雛僧時寺賣其實

尚七八千餘觔然桃易蛀不能老壽伐而薪焉今椏所處其地也守菴年七十餘折一足兩木扶之行貌甚古直談種樹甚詳爾質遂受其術而書之

其三

山水以相遇而勝相敵而奇長瀑大溪介於甌閩之山細若紳帶矣江湖大壑中雖有孤嶼絕島況焉若漚此有以相遇而非有以相敵善乎蔡昇氏之言是山也以七十二峯之蒼翠矗立於三萬六千頃之波濤徧行天下惟是有之信哉遇矣敵矣

雖然猶未也予兩月行山間所適各一二十餘里皆平衍容曠帶以叢薄林巒果香石細泉響徑路縈繞屐策恣進倏然放目遠覽在巨浸中人境四絕始爲之心悸蓋已忘其爲湖也及至消夏灣高閣相比家有稽桌之背廛市之間盛若通邑併忘其山斯又域內希絕之事矣

其四

自胥口望太湖頗憚其廣揚颿行必須抵中流而諸山四環之似入破蠱中也目得憑杖意更安穩

顧反詰之曰此標面耳刻却君山好平鋪湘水流豈欺予哉登縹緲峯之日日色甚薄煙靄畢空峯首既高絕諸山伏匿其下風花雲葉復覆護之於是四望迷謬三州遁藏浩瀚之勢得所附益渺然彷徨莫知天地之在湖海湖海之在天地予於是歎曰夫造化者將以是求是以雄予之觀而爲此耶仰而視白雲如氷裂日光從罅處下瀉湖水映之影若數畮大圓鏡百十參錯水面倚澄源目登山之徑不一從西小湖寺上者夷故是日炊於寺

而登罡風橫掣人舁置足自固迺敢移武攀石據地僅而得留至頂蹲巖間引脰竊望便縮避以其遊之艱不可輒去也更相勉少佳然以不可竟相引而下

其五

瞰湖而山空以覩之親疎寬隘爲勝劣也縹緲峯於諸山最尊受五湖三州之全覩空最勝然其居夐絕風氣所旁礴遊者不可久輒披猖去其爲樂常不償其勞吾未有樂焉瀕湖之山惟大小龍山

石公最親以其稜骨剛猛能與衝波怒濤終日百戰而不北巖竇嵌空投納濤瀨又類懷而录之幽宮水府百怪潛穴而遊者得娛狎嬉笑暢適其上故足樂也孟冬之朔自縹緲峯下宿上眞宮晨起行二里為大小龍山兩龍之石如林屋而下窮於湖水齧其膝穿入之反在石下石踞之若浮焉伏而聽之噫噫鏜鎝如懸作於窟室之底其石坼處或數丈或漏如鼠穴水流其下皆可俯而闚也而大龍之石更奇其橫出雄峙桀驁於水涯者予必

爲之跨其脊蹴其頂雄而伏者必穴其胸而入焉每有獲輒盛誇譽題爲第一及至更一處復謂勝之輒更其題所謂如積薪後者在上矣

其六

遊大小龍山之日渡消夏抵明月灣洛餅小庵中食之相與言曰今日之遊樂矣雖然茲湖之雄而未有磅礴傑觀如晴川黄鶴者數成之丘山石瑣碎無以稱焉予所憾也蓋菴中所望者石公之陰而以爲止是耳少焉循山而東山石皆屏立高下

絡繹拔地各數十百丈偉特巖麗瞻視驚聳長天遠波浩蕩而來兀焉而應飛舞澎湃有所彈壓氣沮意懾不敢前進於是湖山之偉始合如客得主如百萬甲騎得所將帥手遂再拜斂服懲前之失祠壁稍上有厓嶄然步容其中巖谷人激爲疏土而榜之曰歸雲洞折而北有如拾級者曰雲梯其下石捷數十畝坐可千人曰千人磯巨石立波中類人者兩曰石公石姥千人磯平亘水激半入水遠望白頭浪如連山又之始拍岸爲石扼或不得

上一二刻者起而升徑來樸人予輩皆大叫共舁巨石撞之與爲敵蓋湖之觀於斯極矣石公大小龍遇水落時小舟緣厓行其山足空洞處皆可坐大者可布數席羣飲其下今以湖漲故不可入

其七

諸山勢皆涉而登惟石公梭龍頭三山斗出於水復似欲涉者而石公山稍近梭龍頭從高處望如蝦鬚也就而視之又如人歛手將揖未合處有圜洲浮其中曰衆安有山平若几障其外者曰蕨

所不逮有引右股蔽之者曰驛此消夏灣也居是灣者類緣垣設屛而重門之郎如形家言世鮮有比灣南北左右各九里其後正直縹緲峯前若自爲小湖不與大湖相通嗣登蔡氏會心樓眺之水之觀盡矣渡泉安洲回矚居者粉垣椽扉櫛比於煙翠而岸之觀備兩傍山花雜樹翳然霜後鴨脚楓柏爛焉作花青松翠橘參差繡綉小舟貫綠葦間左右應之不知頭之既將也始予從龍頭徑渡望知其美而亟於歸故未及遊然意結如瘕其後

三日復飲於蔡忻州氏登其樓明日泛舟灣中而痁遂釋矣

其八

余曩年讀蔡羽洞庭記知有是山又以茲山知羽也後四年始至山中忘齋其書以來然尚能誦之其朗發高潔可與柳宗元永州李孝光鴈宕諸文等伍竟其奇士亟欲就鄉人問之天王寺僧澄源者好事知文墨爲余言羽卽西山人也山有東西蔡村族最盛而羽怪誕有三間齋巳處其中縛藁

爲二大儒令腰膝皆可屈折縈兩旁室朝課易夕課四書自爲解而寘傳註几旁毋開卷便大誦曰某甲謬甚叱童子牽以來跽而杖之而寘大鏡南面遇其著書得意輒正衣冠北面向鏡拜譽其影曰易洞先生爾言何妙吾今拜先生矣羽尤以善易自負故稱易洞也羽本號林屋年少未知書日與羣兒走山巔放紙鳶爲戲其母數戒之必泣下遂折節誦讀以詩文名後貢爲翰林孔目祖昇亦有文名即撰震澤編者也

游台宕路程

九月廿七日癸巳發足甲午早過嵩壩巳時揚帆行觀蔡山湖未至三界二里宿乙未過嶀浦謁清風廟歌石屋詩凡再過申時步上竹山頭十月朔丙申早至嵊問游門族留飯飯後行晚至南明丁酉觀千佛巖坐上方僧房望月峽遂登絕頂碁枰石飲茗法輪石上午後入新昌飲呂道州家還宿寺中戊戌發南明入城飲俞春元家巳時行二十里過小石佛舖觀呂尚書祖墓二三里過桃墅廟

沿惆悵溪又行五六里至斑竹山有峯嶒如蓮花初開山景始佳上人言從斑竹小峯橫度有洞名桃源又數里至三盤盤盡遂躋慧墅嶺暮宿太平菴門有竹栢甚幽戊戌從太平菴行二十里有小村落半里至牛姑嶺嶺高五倍慧墅數折遂上絕頂衆峰纍纍平處如案上覆盂又如佛頂上螺髻車馬行其上乍低乍昂如蟻亙從螺中躋躡也始于游五洩上響鐵嶺嶺窮忽爲平野溪流峯峙聚落雞犬略如下方十里始下山意殊異之及登慧

壁其上平衍略如五泄紫閬乃悟向所見亦恒事耳不謂復有牛姑也譬如層臺重閣梯磴累進爲觀益奇矣台山如百由旬大寶蓮花瓣頂上行如在鬚瓣上二十里山忽微窪下望忽見平疇古木梵刹隱見蓋萬年寺也寺前後皆巨杉大俱二十圍峯澗迴合形勢幽曠有南北二藏經皆貯以重屋後有立雪齋精潔可喜萬年飯後趨石橋五里經萬松菴徽闕爲嶠水竹可愛從此至石橋嶺下皆深澗美樾水行石上巖出溪表眞幽絕之境兩

中寨雖望之連稱大奇惜不與同行者賞之過小
嶺下趨望見銀瀑未至上方廣少折而下爲曇花
亭亭下即石梁巳亥再觀石梁遂下趨有廢亭址
仰望飛梁巨溜其觀始佳是日遂登華頂下宿於
天封華頂寺上登二里許至頂有禮經臺降魔塔
稍下半里有太白書堂右軍墨池寺下有方塘數
畝金鯽數百尾天封羅漢像甚精庚子從天封還
趨華頂後路踰高察嶺度寒風闕行約三十里從
支徑入大慈寺此定光所記錄地也寺東南有佛

[illegible]二字還登大路由銀地嶺至塔頭眞覺寺朗禪
者塔全身處從龕上望高明寺如井中也少憇眞
覺遂下趨寺新鑄鐵像甚精後有白華菴寺左右
巨石如扆兀立正方其下常叢生蘭蕙故名香谷
巖稍東有靈響巖趨而右有圓通洞洞斜下有盤
石二重可坐觀瀑是日宿於寺寺僧多善遊意菴
午亭會有斤叅眞無盡師弟子也辛丑偕高明數
衲還上金地嶺過塔頭折而踰從仄徑步下觀龍
潭丁文英公棘有銘瀑水蜿蜒石上石常爲水所磨

盪滑甚不可置足水濶處令人負而涉下有石井不能究觀也復上攀險行數里人皆喙息爲桐栢岡久乃得平地約行十里下瞰川原有小山環繞中闢一境即桐栢廢宮宮僅三楹祀三清右小屋有夷齊石像甚古旁設大庾度粟即宮田官收之耳飯畢步往觀瓊臺雙闕奇甚然從上望之其嶄塹殊特之趣十不得一若從澗入踰石門限且蹐且涉乃盡得其幽奇耳恨寄途已謬所躋險絕不能下覩悵然而去初從眞覺來至桐栢以爲迫暹

人境在平地矣遂下趨石梯數十轉不啻萬丈乃
及山趾更相與歎茲山之高絕不知其身之從天
而來也下山七里過紫凝一名飛瀑山即天台賦
所云瀑布飛流以界道者也又數里望見赤城其
後拔起四五峯如筍最後一峯特嚴麗四面壁立
皆方色眞作紅霞色也若今敵臺奇峭不可狀時
日已晡蝸繞而登至半山有巖甚巨如夏屋架楹
爲寺復上千級爲上巖亦依巖爲寺道家名爲玉
京洞天前蔭美竹從竹間見晩烟野色甚媚絕頂

有古浮圖迫暮不及登下山已暝秉炬行六七里
始至國淸其規模宏壯當在淨慈靈隱之上大殿
法堂皆新成有新賜大藏藏閣經始未就也宿塔
院晨起循覽寒拾舊龕右方藏堂殿前二方幢門
外左岡浮圖萬工池已廢淤池上有七佛小塔七
座遂行數里經天台縣北七里鋪觀蟠松又四十餘
里飯華嚴寺二鼓至台州浮橋登舟明日午刻至
黃巖薄暮步入郭謁同年蔡禮部甲辰發黃巖早
度盤山於嶺頭望見有異峯如數朶花萼又有若

大林者二其上黝黑而下似疏明石也而幼美兒
眞以爲茂林詢之卽鴈山之邪下嶺時隱時見將
至嶺店驛其覩漸親諸客皆喜若適都見天寧浮
圖也晚宿驛舍門内有豫章樹四人縈手絜之不
盡十咫後庭羅生皆美人蕉路旁多茶梅盛花乙
巳行五里至章義樓始入鴈山山色如古敦彝所
謂丹砂翡翠瓜皮大綠靡不畢具體骨旣異姿復
嫵秀他山輔之若龍蚓鶴鶩絕類而上矣觀老僧
巖至謝公嶺未度折而東半里至石梁洞始讀李

孝光遊記云石梁如巨梯倚屋檐端不得其狀迨至其下始信蓋洞口石忽拆而其端斜綴於右闔不甚省梁眞梯耳洞明敞可坐數百人黃巖令令人張席其下久之始出踰嶺入內谷客皆驚咤張口不復闔始行谷外見玉璞遽謂之玉也從澗口度所見尤異亟欲下趨昇者曰此靈峯路也遂昇以進澗左右巨峯如贔屭諸峯拔起矛槊旂幢如行武庫懸懸石上有潭澄綠復進有石類橋而中缺下有潭曰照膽色如藍澱深激可喜至靈峰寺

寺右有羅漢洞李孝光云如合兩掌從合掌根直上千級者也闢爲數層平臺臺上設大士及十六羅漢像其言從壁處望青天如片氷亦善喩也洞前諸峯具名孝光取其雅詭若傴逆駢肩俱酷似其具名他處往往有之然皆强名不若此之逼眞耳洞以矩那稱宋末邑人劉允升者始甃石路築臺置欄楯傾貲營構事具石碣人或言其鬻二女以繼之今有居士像及二丫鬟者其女也出洞行六七里崖巘奇壯皆如崇墉麗譙至響巖忽層壁錯

峙如水忽濤涙木生槎節疑其中有異境雨方至遂急趨靈巖詢寺僧云從此入即淨明寺廢址五峯記中所言著屐從屋隴中出尋有石隙八九轉夾大石壁如行巷中仰頭見青天如曲澗水者是也今亦謂之一線天既宿靈巖謀以詰辰還覓之惜雨不果鴈山四大景石梁龍湫及二靈石梁稍劣龍湫以水勝耳石林之奇無若二靈靈峯銳而富靈巖簡而壯丙午過觀音巖踰馬鞍嶺觀龍湫剪刀峯飯能仁寺越四十九盤過窰嶺宿窰奧寺

丁未過白沙嶺望大海至樂清入舟夜半至館頭易舟渉甌江早晴江行雲物甚佳辰刻至江中孤嶼止僧蓮泉房循覽江心寺文卓二祠登東西二浮圖晡時黃四如山人蔡孝廉來訪戊申偕黃山人步入州觀王暘谷園宅松竹甚美出南門買舟游陽湖觀王氏別墅飯墅傍小菴放步數里訪三隱還江心移裝入舟宿明日乘潮行七十里且至青田又明日經石門洞步上觀瀑癸丑辰刻至處州游南明寺觀石梁高陽洞天搨葛稚川米南宮

大守明日登陸踰馮公嶺飯御金館晚至縉雲宿丁氏祠乙卯發縉雲約十里過姑婦峯下從仄徑渡水觀仙人榜山峭壁里許石根或如蟲蝕蝕處甚類人足跡者曰仙人跡巖本險絕上頫下削不可上壁有石拒人類戶鄭中丞爲刻其腹稍折而升鑿細徑崖腹如引組纔容兩屐其頫幽處可庇風雨如行修廊也度板屣鑿結隊進約百武有精舍祀老子顏曰超妙中丞因屐時常奉稽鏡師者相與趣息於中今尚有道士守之循故跡而下有

溪滙石壁下可泊舟而遊榜曰小赤壁宋人刻名
姓凡數方由仙榜巖行五里即見石筍峰初卓從
嶺頭下視筍又從外遠望之類粘綴於山不甚殊
特意謂小於靈巖之天柱及步入上清宮出筍背
乃懸絕特起至其下仰睇之眇不見其頂之所届
乃知其峻拔高偉天柱不及也峯首有松十餘株
相傳上有鼎湖湖有蓮花金色近誕宮前有宋人
刻詩二碑詞翰皆美道士畏客聞人聲皆竄去有
一老翁升屋上令人大呼鬬宮後金龍天堂二洞

所在擿其耳以對乃迤石筍根下筍腰有立石附生長數丈類人枝指曰童子峰其林立山麓若童子者不可算欲攀援上觀之徑窮而止初暘谷有三洞中洞若青荷葉舒而斡下挺似別爲兩扇者右方有穴規圜若日月者二其一差小從穴中可度西洞其東洞多宋人題名李陽冰有篆書初暘谷三字今不可覔

敬菴集卷之九